

论语

Lin yu and lun pin xi

卞朝宁 著

《论语》言论

评析

下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

《论语》言论

評析

下冊

卞朝宁 著

anlunpingxi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言论评析 / 卞朝宁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 3

ISBN 978-7-214-23160-4

I. ①论… II. ①卞… III. ①儒家②《论语》—研究
IV. ①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301195 号

书 名 《论语》言论评析

著 者	卞朝宁
责任编辑	卞清波
装帧设计	刘葶葶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52.5 插页 6
字 数	679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3160-4
定 价	128.00 元(上下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44. 学(共8章)

教育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功能,学习则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内容。人类为了维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通过学习(主动或被动)来认知和改造世界。孟子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①《礼记》中也说:“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②可见,“学”或“教学”是伴随人类成长和社会进步的一项重要活动。

就社会活动而言,“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学”从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就已经开始,《礼记·内则》:“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的需要,“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也不受条件限制。狭义的“学”则是在各种教育机构中接受正规教育,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这是一种偏于理性认识的认知活动,常与“思”相对,即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③。孔子关于“学”的言论大多是狭义的,而且主要与研习儒学和君子修德有关。

根据史书记载,周朝官学制度相当完备,“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④,贵族子弟在各级官办学校中学习成人社会的社交礼仪和人生道理等。关于学习内容,根据《礼记·学记》中记载,分为“小

①《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②《礼记·学记》。

③《论语·为政》。

④《礼记·学记》。

成”和“大成”两个部分：完成“离经辨志”“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等学习内容，谓之“小成”；达到“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等学习要求，谓之“大成”。在完成“小成”和“大成”学习任务以后，在知识积累和道德修养等方面能够做到“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则可谓“大学之道”。相传《学记》为孟子弟子乐正克所作，后经汉儒整理而成。乐正氏是周朝学官，职有专司，世代相传，篇中相关内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周朝时期的教育状况和教学理念，对于正确理解和深入分析孔子的为学之道是很有帮助的。

在《论语》中，孔子关于“学”的言论很多，“学”字共有四十三章凡65见。为学之道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其为人之道（仁学思想）和为政之道（礼治思想）的知识来源和认知基础。在评析孔子关于“学”的相关言论之前，必须先了解两个背景情况：

一是官学下移，私学渐兴。春秋以前，“学在官府”，许多重要的古代典籍和贵重礼器都珍藏在宗庙或官府，平时很少示人，晋国国卿韩宣子出使鲁国期间，观书于大史氏，有幸看到《易象》《鲁春秋》等珍贵典籍，不禁赞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①所谓“大学”（祭祀礼仪等）教育，也是王公贵族所享有的特权，普通士人子弟是不得参与的。然而到了春秋末年，官学垄断的局面发生变化，官学下移，私学渐兴。民间兴办私学，目的在于培养新型社会管理人才和专业实用人才，在学习内容和形式上，对于传统官学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因此更加有利于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二是士人阶层的规模不断扩大，社会影响力也日益增强。春秋末年，以氏族宗法制为主体的政治体制全面崩坏，社会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体制内的许多身份显赫的贵族逐渐失去原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特权，沦为依靠贩卖知识吃饭的士大夫（孔子就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代

^①《左传·昭公二年》。

表)。与此同时,许多在经济上逐渐取得优势的个体农民、小工商业者迅速发展起来,慢慢跻身于士人行列,他们不仅有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强烈愿望,也有通过学习来提升自己身份、改变社会地位的现实需求。《说文解字》:“推十合一为士。士,事也。”这里的“推”是演绎,“合”是归纳,同属思维活动的范畴,二者综合运用就为“士”所操持的“事”规定了明确内容,即通过脑力劳动来体现社会价值。随着士人数量不断增加,影响不断扩大,在社会上兴起一股求学热潮,从而为私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孔子出身于贵族世家,自幼受到贵族礼仪的熏陶,对于儒业产生浓厚兴趣,“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①,儒者是孔子的终生职业。孔子又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创办私学的教育家,他一生勤奋好学,广识多能,设帐授徒,教授儒学,成为万世师表。在《论语》中,孔子结合自身多年学习的切身体会和理性思考,对于学习的目的与意义、动机与效果、内容与方法以及学习与修身求道的关系(即“学”与“思”、“学”与“行”、“学”与“知(智)”、“学”与“禄”之间的关系)等诸多问题都做出了精辟而全面的论述,形成了具有儒家学说特点的教育思想,许多思想观点至今仍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概括地说,孔子关于“学”的言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为何学、如何学、学什么。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孔子在学习方法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如“一以贯之”“攻乎异端”“叩其两端”“愤启悱发和举一反三”“诲人不倦”“切磋琢磨”“不耻下问”以及“四毋”等等,由于这些观念意义比较特殊,因此将另设专题单独进行评析。此外,“好学”也是孔子关于“学”的一个重要观点,也将另作评析。

^①《史记·孔子世家》。

《论语·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学习首先要解决志向问题，即了解学习的目的和意义，明确今后的人生发展方向。古人论学，首先强调立志问题：“惟学逊志，务时敏，阙修乃来。”^①《礼记·学记》中亦引古《记》言曰：“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又说：“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古代贵族子弟年满十五岁都要行成人礼，开始接受正规教育，因此“辨志”必须在入学一年之内完成，这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规定程序，也是人生经历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在年龄问题上，他完全按照贵族教育的有关规定行事，人人皆如此，因此无须过多解读。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志于学”问题，《礼记·学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学矣。”这几句话的基本意思是，大德之人不必专注于职官的具体事务，天下大道不必涵盖万事万物的各种小道理，真正的信义不必拘泥于具体的文约条款，天时运行也不必具体体现为春夏秋冬四季变化。显然，这里重点强调的是一种超越具体事物或微观现象的理性思维能力，具备这种思维能力就可以“志于学”了。由此可见，“志于学”对于求学者的认知能力是有一定要求的，要求必须心智成熟，能够独立进行理性思考和分析。

孔子对于立志问题非常重视，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②关于“志于学”的具体内容，孔子曾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③这里的“道”是一个政治概念，具体是指“先王之道”或“文武之道”。卫大夫公孙朝曾问子贡：“仲尼焉学？”子贡回答道：“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①《尚书·说命下》。

②《论语·子罕》。

③《论语·述而》。

夫子焉不学？”^①可见，治国安邦的“文武之道”是孔子“志于学”的主要内容。孔子又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②“共学”是“志于学”之前的状态，此时人人相同，并无差别，但是到了“志于学”之后，人生理想就出现分歧，于是各人分道扬镳，因此孔子就没有“可与适道”的同道者了。这种志向分歧在以后的“立”“权”等人生阶段还会重复出现，有许多人必将渐行渐远，也有许多人必将殊途同归。人生之路莫不因“志”而同，因“道”而殊。

孔子在成人之初，就已经确立以儒为教、以恢复西周盛世礼制秩序为政治追求的人生志向，这是他“十有五而志于学”的意义。

《论语·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本章言论主要阐述了学习的意义，非常重要。

在孔子看来，学习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心智，提高认知和思维能力，进而改变社会地位，甚至改变人生命运。在等级观念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普遍认为，尊卑贵贱智愚等等都是由先天血统决定的，孔子提出通过后天的“学”来改变先天的“知”的观点确实难能可贵。

毋庸讳言，孔子在人性论方面具有唯心主义倾向，他认为人的智力先天存在差异，后天很难改变，“唯上智与下愚不移”^③。不过在“上智”和“下愚”之间，大多数是那些智力平平的凡庸之辈，孔子称之为“中人”：

①《论语·子张》。

②《论语·子罕》。

③《论语·阳货》。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①孔子认为，“中人”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勤奋学习来弥补先天智力不足的，他以自己为例：“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②基于这样的认识，孔子又把人分为四等：

第一等人是“生而知之者”，即所谓“上智”，这类人天生血统高贵，即便弱智，也必定是“生而知之者”，因为以血统而论，人的身份和地位已经决定了智力。比如鲁昭公原本是一个心智不全的国君，十九岁时“犹有童心”^③，他违反礼制娶吴国同姓女子为妻，在当时造成恶劣影响，然而当陈司败向孔子求证此事时，孔子也不得不违心地说他“知礼”^④。

第二、三等人是“学而知之”和“困而学之”，即所谓“中人”，这两类人可以通过后天学习来提高或改善认知能力，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主动学习，后者则是被动学习。孔子本人就是主动求学者，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⑤孔门弟子也大多出身卑微，家境贫寒，他们通过努力学习，一个个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不仅改变了身份和地位，而且还出仕为官，受到重用，冉有、子贡、公西赤等人更是跻身于执政核心团队。孔子关于“学而知之”和“困而学之”的理论在孔门弟子身上得到成功验证。

第四等人是“困而不学”，即所谓“下愚”，这类人天生就是下贱坯子，他们整日无所事事，不思进取，因此只能接受被人驱使的命运。孔子把“民”归为此类，如果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进行评析，这种认识必将受到猛烈批判，然而就历史的实际情况而言，“民”确实是“困而不学”的愚昧者，没有必要过度解读。荀子把这类人称作“妄人”：“学，老身长子，而与

①《论语·雍也》。

②《论语·述而》。

③《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④《论语·述而》。

⑤《论语·公冶长》。

愚者若一，犹不知错，夫是之谓妄人。”^①这类人一辈子没有追求，不学无术，到老还是愚妄无知，不明是非，不知对错。孔子的乡党故旧原壤就是这样的人，孔子见到他就气不打一处来，用手杖敲着他的小腿，恨恨地骂道：“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②“无述”就是不学习，不思考，不求上进。

综上所述，在“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的问题上，孔子虽然承认先天的决定作用，但是他更看重后天的人为努力，强调学习对于提高智力乃至改变人生命运的重要意义，这种认识对于激励平民子弟勤奋学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论语·宪问》：“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本章言论主要阐述了学习的目的，即“为己”还是“为人”问题，虽然文字简约，但是思想深刻。

关于本章解读，有内证和外证两种方法。内证是引用《论语》中的相关言论相互印证，加以诠释。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③由此推断，“为己”就是立己达己，“为人”则是立人达人，因此这两句话可以解读为：古时学者是为了完善自我而学，现在学者不仅是为了完善自我、也是为了成全别人而学。外证则是引用相关古籍资料来间接佐证，进行诠释。目前最直接的外证资料是《荀子·劝学》，荀子在篇中对本章解读提出了比较明确的思路：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

①《荀子·解蔽》。

②《论语·宪问》。

③《论语·雍也》。

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

荀子把“古之学者”解释为“君子之学”，其学习目的完全是为了完善自我，故而“入乎耳，箸乎心”；他把“今之学者”则解释为“小人之学”，其学习目的是为了卖弄学问而教训别人，故而“入乎耳，出乎口”。显然，荀子认为孔子本章言论是站在是古非今的立场上的，这两句话可以解读为：古时学者是为了完善自我而学，现在学者则是为了教训别人而学。荀子的这种观点也可以从孔子相关言论中得到间接佐证，因为孔子在论述古今关系时大多采取是古非今的态度：

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①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②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③

全面复古是孔子的基本立场，他在许多问题上都表现出一种是古非今的倾向，这就为解读本章言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和佐证。也就是说，孔子对于“古之学者”是持以肯定态度的，而对于“今之学者”则持以否定态度。

孔子认为，学习的根本目的在于博学多识，开阔视野，不断提高个人的学识素养和道德修养，人能孝敬父母，出能敬事国君，在社会上能与人

①《论语·卫灵公》。

②《论语·阳货》。

③《论语·为政》。

为善,广交朋友,使自己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有德君子。然而当时社会上有一些学人自我标榜学识渊博,大肆宣扬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严重扰乱了人们的思想,败坏了学习风气,鲁国大夫少正卯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根据《论衡》等书记载:“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①在各种新潮思想的影响下,孔门弟子纷纷改换门庭,投到少正卯门下,弄得儒学正统难以为继,可见“今之学者”的种种奇怪论确实能蛊惑人心,危害极大!所以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②他要求弟子一定要明确学习目的,不要见异思迁,哗众取宠,而要修身律己,帮助他人。

《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③

春秋时期,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各有各的谋生手段,原本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彼此相安无事。随着社会动荡加剧,“四民分业”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于是就出现了士农工商职业相斥相轻的情况,甚至职业之间形成竞争关系。比如以荷蓑丈人、长沮、桀溺等人为代表的农耕者讥讽以儒为业的孔子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④,曲阜司门人也批评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⑤。同样,弟子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孔子也很不以为然,他对人说:“小人哉,樊须也!”他在说了一通礼乐仁义之类的大道理后,又特别强调指出:“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

①《论衡·讲瑞篇》,并见《荀子·宥坐》《孔子家语·始诛》。

②《论语·为政》。

③本章有关“道”的内容将在《道》中进行评析。

④《论语·微子》。

⑤《论语·宪问》。

稼?”^①总之,当时判别一个职业优劣高下的标准就是能不能吃饱肚子,这是孔子本章言论的背景情况。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孔子并不是那种为了人生理想而不食人间烟火的超凡脱俗之人,他的生活态度非常务实,也渴望过上物质充裕的无忧无虑生活,他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②他明确表示,如果能获得财富,即使去做市场管理员之类的鄙事也心甘情愿。他也从来不隐瞒研修儒学就是为了出仕为官、获取俸禄的功利思想:

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③

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④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韞匱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⑤

孔子认为,研修儒学三年时间,如果还没有出仕为官的念头,实在是太难得了!可见,他平时给弟子们灌输的就是读书做官的思想。他要求弟子们应该选择适当时机(“邦有道”)积极出仕为官,获取俸禄,因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他的教导和带领下,孔门弟子人人求学干禄,积极入仕,子夏甚至直言不讳地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⑥

既然士农工商都是谋生职业,那么在选择职业时就应该首先考虑职业前景(受益)和职业风险(亏损)等问题。从职业发展前景来看,“学”肯定要优于“耕”。孔门弟子中有许多都是亦耕亦战的士人子弟,他们通过研修儒学,不仅获得了出仕为官的机会,改变了身份和地位,而且还获取

①《论语·子路》。

②《论语·述而》。

③《论语·泰伯》。

④《论语·宪问》。

⑤《论语·子罕》。

⑥《论语·子张》。

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比如子贡利用经常出使诸侯各国的机会,兼职做买卖,异地倒卖,大发横财,家累千金。所以孔子说:“学,禄在其中矣。”这句话有意无意地透露出一种儒学的职业优越感。而“耕”则是一个没有什么发展前途的职业,一家人一年四季背负青天面朝黄土,年景好的时候只能勉强维持温饱而已。如此年复一年,没有机会,也看不到希望,这种人生毫无意义。再从职业风险方面来看,以儒为业者有“君子儒”和“小人儒”之分:“君子儒”把“学”当作生命本身的存在形式,研修儒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因此他们具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以恢复“天下有道”的礼制秩序为己任,积极从政或四处奔走,推行他们的政治主张,从不计较个人功名利禄,也不考虑职业风险,即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小人儒”则是把“学”当作一种纯粹的谋生手段,他们通过研修儒学,具备了从政所需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素质,就有机会出仕为官,获取俸禄,改善生活。当然,当时出仕为官的机会并不多,能够得到当政者的礼聘,不仅要看看求仕者本人的能力与学识,还要看他的政治背景和教育背景。孔子后期在诸侯国中声名显赫,影响很大,于是孔门弟子成为当政者选拔人才的资源库,出仕为官者甚众。在《论语》中,鲁哀公、季康子、孟武伯等人都曾向孔子打听过孔门弟子的具体情况,冉有、子路、子贡、子游、公西赤、子羔等人都先后受到鲁国当政者的重用,后期子张、子夏、澹台灭明等弟子也有出仕为官的经历。即使没有机会出仕为官,他们仍然可以以儒为业,在祭祀或丧事活动中帮人操持各种礼仪事务,获取一定的报酬,因此研修儒学者的职业风险相对要小一些。农耕者只能望天收,风险无法预测和掌控,如果遇到饥馑之年,粮食歉收,家人受冻挨饿,生活困苦不堪,所以孔子说:“耕也,馁在其中矣。”郑玄注曰:“馁,饿也。言人虽念耕而不学,故饥饿。学则得禄,虽不耕,而不饥饿。”可见,“耕”的职业风险要远远大于“学”。

经过比较分析,“学”的职业优势明显优于“耕”,还有政治上的“道”和道德上的“仁”等堂而皇之的理由作为背书。所以孔子对于研修儒学

充满信心，他郑重其事地告诫弟子和时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论语·雍也》：“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本章是关于孔门儒学的学习内容与方法问题，类似于现今的教学大纲。《颜渊篇》中也有相同言论，文字基本相同。此外在《子罕篇》中，颜渊也以受教者的身份表达了自己师从孔子的学习体会和感受：“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几处文字可以参阅。

“博学于文”，“文”是指以《诗》《书》《礼》《乐》等古代典籍为代表的文化知识和典章制度，即所谓“郁郁乎文哉”^①，这是研修儒学的主要内容（有关“文”的内容已在《文》中另作评述）。对于“学于文”，孔子要求做到“博”，即“多闻”“多见”“多识”，通过“博”来丰富知识，开阔视野，拓展思路，这是“学”的基本方法 and 要求。“约之以礼”，“礼”是行为规范，“约”是约束、节制。孔门四教为“文，行，忠，信”^②，“行”就是践行、遵行，其所依据的就是“礼”，可见“礼”是与行为实践相关的学习内容，“不学礼，无以立”^③，因此孔子要求一举一动都必须符合礼制规范。

孔子认为，在修学求道的过程中，如果在“文”与“礼”两方面能够达到“博”与“约”的要求，那么就不会发生离经叛道的行为，这里的“畔”同“叛”，为违反、背离之义。再作进一步分析，“博”与“约”相对，两者一放一收，“文”“礼”兼修，相得益彰，这既是儒学独特的学习方法，也是儒家独有的修身之道。

①《论语·八佾》。

②《论语·述而》。

③《论语·季氏》。

《论语·学而》：“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①

在学习的内容和方法上，孔子提出了“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的总体要求；在处理“文”与“礼”的关系问题上，孔子则在本章中明确了以“礼”为主、以“文”为辅的基本原则。

在现实生活中，“礼”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是体现在君臣、父子、兄弟、族众以及朋友等各种人伦关系中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所谓“约之以礼”，就是在各种人伦关系中言行举止都必须受到礼制的调节和规范。孔子认为，遵从和践行各种礼制规范，必须努力提高“孝”“悌”“信”“爱”“仁”等道德修养，因此他非常重视道德修行，把“德行”列为孔门四科的重点研修和考察科目。他要求研修儒学者必须以德为先，这里的“弟子”未必特指孔门弟子，而是泛指适龄求学者。“孝”“悌”“信”“爱”等等，是根据各种人伦关系提出的道德规范，而“仁”则是各种道德规范的总和。“仁”与“礼”互为表里，“仁”是道德约束，“礼”是制度约束，所以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②

在进行道德修养和践行礼制规范（“行”）的过程中，孔子还要求“学文”，即学习古代文化知识和典章制度，从而加深对礼乐制度的理解和认识，提高践行礼制的自觉性和有效性。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行”是习礼、执礼、行礼，“行”与“学”并不是先后关系，而是主次关系，孔子要求在研修儒学的过程中要以“执礼”为主，以“学文”为辅，两者必须同步进行，不可偏废。当然在特定条件下，“学”也可以促进修德，纠正偏差，孔子有关“六言六蔽”的言论，就系统地论述了“学”在修德行礼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相关内容将在《六言六蔽》中进行评析。

① 本章有关“孝”“悌”等内容将在《孝（悌）》中进行评析。

② 《论语·颜渊》。

《论语·先进》：“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孔子 and 子路因“子羔为费宰”之事而发生激烈争执，此事当发生在鲁国“堕三都”后不久，当时季氏急需用人，子路为季氏宰，有一定的话语权，于是就顺理成章地把小师弟子羔引荐给季氏，不料却遭到孔子的严厉斥责。

对于读书出仕问题，孔子和子路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有机会就应该积极出仕，有所作为，这也是孔门上下的共识。但是在学什么和怎么学等问题上，他们之间存在较大分歧。

孔子认为，“学”是出仕为官的重要前提，所有人都必须先学而后仕，即所谓“学而优则仕”^①。鲁哀公曾问子夏道：“必学然后可以安国保民乎？”子夏明确回答道：“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之有也。”^②在学习内容上，孔子认为，“学”应包含“博学于文”和“约之以礼”两个方面，即学习礼乐知识和提高道德修养，所以他要求弟子在研读古代典籍（“读书”）的同时，还要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只有道德修养和学识素养都达到了从政要求，才可以出仕为官，为任一方。然而子羔在年资、学识、能力以及道德修养等方面均有所欠缺，根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岁。子羔长不盈五尺，受业孔子，孔子以为愚。”如果按照“堕三都”的时间推算，子羔当时只有二十四、五岁，基本学业尚未完成，人生也缺少历练，关键是在道德修养方面难以服众，因此确实难以胜任费宰之职，然而子路却一厢情愿地推荐他担此重任，确实是误人子弟，所以孔子怒斥道：“贼夫人之子。”“贼”是祸害人的意思。

子路则认为，“学”应该是学习为国（“社稷”）为民（“民人”）服务的本

①《论语·子张》。

②《韩诗外传》卷五第二十八章。